

柳白 著

历史上的 载沣

中国工人出版社



日記

卷十起戊申正月
至本月二十一日

十九日上朝致慶即急玉件卯正行還慶礼
二十日上朝奉
戴溥恭批摺欽此慶王到京平刻同詣儀寶殿
親王戴溥恭批摺欽此慶王欽此又面承
戴溥恭親王戴溥之子溥儀著在宮內散養並在上書房
讀書欽此叩辭至再未遂
前允即命易之宮萬分無法解欽遵於中刻由府携
溥儀入宮又崇
召見告知已將溥儀文在。皇后宮散養欽此即謹退出

历史上的 裁洋

中国工人出版社
柳白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上的载沣 / 柳白著.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008-3806-7

I. 历... II. 柳... III. 传记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2343 号

本书使用了一些与内容相关的资料图片, 除署名者外, 因年代久远, 未能与摄影者或当事人一一取得联系, 在此一并致谢! 薛淑君女士提供了部分图片, 特此致谢!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82075934 (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 6204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90 千字

印 张: 12

定 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责任编辑：刘艳芬

装帧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工作室 010-62015184
gongzhen2810@yahoo.com.cn

提起载沣,有些人或许感到陌生。但说到中国封建王朝最末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熟悉的人就多了。本书所记述的主人公即是末代皇帝溥仪生父——爱新觉罗·载沣。

爱新觉罗·载沣,生于光绪九年正月初五(1883年2月12日),故于1951年2月3日。他近68年人生岁月,经历了戊戌变法、庚子之变、溥仪登基、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伪满洲国建立,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而载沣本人,在上述历史巨大变迁之中数度沉浮,最终在平静中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 末代皇父悲与欢（代序）

中国历史上最末一代皇帝溥仪的生父载沣于今已是几乎被人淡忘的人物了。当今之所以要提起他，还不仅仅因为他是末代皇帝的生父，更在于他虽曾身为摄政王，辅佐幼帝溥仪权倾一朝，但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手握实权的他，识时务地选择了皇帝“逊位”，和平地交出了大清政权，从而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可以这么说，大清王朝就结束在他的手中。虽然，从历史的大背景上来说，他不是主要责任人，但他毕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载沣以“和平逊位”方式改朝换代，这在中国封建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篇章，载沣之举因之愈发值得肯定。

载沣 1883 年出生，1951 年病逝，前后近 68 年的人生旅程中，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十多起重大历史事件。在某些事件中，还充当了重要角色。但他从来没有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之态。相反，他从政也好，为人也罢，从来是谦和并且谨小慎微，更像一个少有主见的和事佬。他不具备君临天下的雄才大略，面临复杂的政局，往往缺少主见。不要说与慈禧即使与光绪相比，也不在一个档次。但历史就是这样地不可捉摸，尽管载沣驾驭政局能力平庸，但因为他是皇亲，一样可以成为政治舞台上风云显赫的人物。本书中记述的汪精卫刺杀摄政王事件，其与袁世凯明争暗斗的较量，都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立在政坛上的载沣，实在是历史的误会。

“逊位”后的载沣，天真地自以为可以过上不问国事，只“回家抱孩子”的生活。他没有料想到，由于他与他的家庭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时局动荡的中国，平静安逸的生活不可能属于他。于是就有了他在其

后数十年间颠沛流离。丁巳复辟，溥仪出宫，伪满立“国”，天津避难，中共建国，出售王府……这些载沅亲历的事情或事件，没有哪一个能让他的心平静下来，直至他最后辞别人世。

载沅曾自撰一副对联“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可见他对和平生活是多么向往。本书以较多的笔触，讲述了他“逊位”之后的家庭生活。嫡福晋瓜尔佳氏曾为包括载沅在内的整个醇王府的主宰，其自杀后，王府内的日子有了相对的安定。但多变的政局，却一直缠绕着载沅和他的一家。特别是围绕着溥仪的去向，载沅的态度虽然坚决——希望溥仪归隐江湖，不再抛头露面。但溥仪自己经不住重立江山的诱惑，死心塌地追随日本逃到长春，紧接着溥杰还有韞稣、韞颖、韞嫔（分别为载沅次女、三女和四女）等也步其后尘而去。溥杰逃离前，还连蒙带唬地将一家人骗到天津。载沅对此是无可奈何。长期在身边陪伴他的除了邓佳氏只有四子溥任和两个最小的女儿。因其特殊身份，也出于安全考虑，他不能与外界有过多的交往。孤独寂寞的他，也很天真。如他为掩人耳目，明明搬了家，却仍让其子女放学下学绕到原来的住处晃一晃——这其实是连小孩子都骗不了的把戏，他就做得这么认真！

我在采写载沅经历的过程中，曾与其子女多有接触。载沅四子溥任对我说过，父亲与子女间除了饮食起居，基本上没有思想的交流。他只是从载沅的言谈举止中去揣摩他的所思所想。溥任认为，他的内心世界实际上充满了困惑和矛盾。这一点从他1915年在旧书摊上偶然购得的《醇亲王使德始末恭纪》之后，数十年反复阅读，多次写下感慨之言，即可以近切地感受到。再有出售王府一事，蒋介石派人来买，他断然拒绝。而中共来买，他则痛快地答应，因为他心里非常明白，卖掉王府祖业势在必行，不卖是绝对不可以的。能力平庸的他，对如何在紧要

关头保全自家性命一贯是十分清醒的。这“清醒”实际是以承担巨大的心理负担为代价的。

载沣坚持用满文写了几十年日记。李文达先生在帮助溥仪写作《我的前半生》时，曾参考了日记中不少记述。但平心而论，载沣的日记写得简略枯燥少有趣味。即使像孙文来访这样重要的事情，在他的笔下也不过三言两语。（《载沣日记》最近将由群众出版社出版，读者若有兴趣，不妨一阅。）可惜这部极有史料价值的日记，“文革”中从溥任家抄走，自此再也无消息。现在将出版的这部日记，还是当初在帮助溥仪写作《我的前半生》时，李文达先生请人另抄的“抄本”。因抄者不懂满文，一些不清之处也就“照葫芦画瓢”描摹，错谬在所难免。

正是由于载沣一家的特殊地位，在其宣布“逊位”之后的五六十年间，几乎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东西南北地经历了各不相同的命运。溥仪伪满称“帝”，溥杰入日本士官学校，次女韞稣（长女韞嫫早逝）嫁与伪满总理郑孝胥之孙郑广元，三女韞颖嫁与婉容之弟郭布罗润麒，四女韞嫫嫁与清末绍兴知府贵福之子赵国圻（后更名赵琪璠）……

综观此书，因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纷杂，需要核查大量史料，这是非常耗费时间的事。此外，对一些相关的问题，尚要向专家讨教。如我在载沣“婚事风波”一节时，经过对一些资料的比照，与《我的前半生》中关于此事的描述有所不同，这一点得到李文达先生的肯定。李文达先生特意对我说过，我的看法可能更接近真实。

时光如水，不知不觉中，采访与写作本书，已经是十几甚至二十年前的往事。其间许多接受过我采访的人物已经过世。现今与我保持联系

的只有溥仪四弟溥任了。但因年事已高，双耳失聪，已经很难与其进行长时间的交流了。另有溥杰，曾为本书题写过书名，可惜书名现也不知何处。而溥杰则已辞世多年。我个人感觉，溥杰先生是个相当和善与坦率的老人。如他曾向我评价张学良时说，他与张在北京饭店跳舞时相识。张很鼓励有复清之志的溥杰去日本学军事，张说他与日本政界多有交往。载沣一家流亡天津日本租界，实际是张学良出的馊主意。其意是要载沣一家到天津寻求日本人的“保护”。可见张学良与一直跟日本人明争暗斗的其父张作霖不同，起码在九·一八之前，他一直与日本政界有着密切联系。

又因关于载沣从政的史料和史实多见记载，我在写作本书过程中，有意将这一部分简化，而在记述其退位之后的生活部分因可资写作的资料很少，全靠查阅故宫尘封的档案及对其尚在的亲友采访所得，很多见闻都是第一次披露。又因此书着重重点在于纪实，故对所记录的事件或人物少有渲染。

综观载沣一生，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到这样一句话：

一切都会过去，凡过去即为历史。

当我把这本书奉献给读者的时候，希望读者能从中受益。大家都知道我们读过的所有历史，只能是繁杂的历史过程中极简略的瞬间。而历史的全部还要靠我们通过这些记录下的瞬间信息去思索、去品味。但无论如何，历史是万万不能“戏说”的。因为“戏说”是对现实和历史的双重背离，它终将导致一个民族整体对真实历史的失忆。

作者 柳 白

2006年3月25日于北京花园桥

目录

家世

父亲奕譞 (二)

生母刘佳氏 (六)

两位胞弟——载洵和载涛 (十二)

醇亲王府 (十七)

退位之后

孙中山来访 (五十八)

不许留洋 (六十)

嫡福晋之死 (六十七)

宫城大火 (七十二)

溥仪躲进醇王府 (七十五)

教堂避难 (八十二)

在天津

到天津去 (九十)

太平日子不太平 (九十四)

溥杰造反 (一百)

生平一怕 (一百三)

挥泪别静园 (一百八)

到伪满探亲 (一二二)

探亲归来 (一二八)

再迁日租界 (一二三)

天津发大水 (一二七)

从政

德国之行 (二十四)

婚事风波 (三十一)

当上了摄政王 (三十六)

摄政之难 (四十三)

斗不过袁世凯 (四十六)

谋刺摄政王案 (五十一)

重返北平

『不胜今昔之慨』 (一三四)

欢庆过后是哀伤 (一四〇)

『花甲含饴』 (一四三)

晚景凄凉 (一四九)

一场虚惊 (一五三)

解放前后 (一五六)

出售王府 (一六〇)

最后的岁月 (一六五)

载沣子女一览 (一七〇)

载沣年谱 (一七一)



家世

父亲奕譞

生母刘佳氏

两位胞弟——载洵和载涛

醇亲王府

● 父亲奕譞

记述载沣，必须要先提及其父——也就是溥仪的祖父奕譞。

奕譞，字朴菴。是清代道光皇帝第七子。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阴历九月二十一日。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奕譞四兄奕訢（咸丰皇帝）登基继位时，奕譞被封为醇郡王。1862年载淳（同治皇帝）继位，同治三年（1864年）奕譞再被加封为醇亲王。同治十三年（1874年），同治次子载湉（即光绪皇帝）入宫嗣位后，特下优诏以世袭罔替亲王待遇，并予以“免朝会行礼”和“有大政事备顾问”的一系列优遇。光绪十六年（1890年）阴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奕譞因病去世，死后谥曰“贤”，葬于北京西郊妙高峰。

在清朝统治后期最动荡的年月里，奕譞能“平安无事”，实非易事。

他平生为人处世态度谦抑，时时处处谨慎小心。这也正是他能够在慈禧和光绪多年反目之中，在帝、后两党你死我活争斗的复杂而又尖锐的政局中，得以游刃自如而未蹉跌的主要原因。他身为皇亲，却不情愿涉足政界。因为他深知入官场如入虎穴，终日要为自家性命提心吊胆。因此，同治皇帝死后，当慈禧太后在御前会议一宣布立其子载湉为帝时，他竟然会吓得魂不附体。载沣的老师翁同龢记载说奕譞当时竟至“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从那时起，他对慈禧的谦卑就显得愈发突出了。他屡屡辞谢了慈禧赏赐的恩荣。光绪入宫的同年，他辞掉了一切官职。仅留的“亲王世袭罔替”的恩典，是力辞不准才接受的。他在自己和子女的房中到处张挂自撰的治家格言。其中有一段最能表明他的心迹：

“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借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

财也少，产也少，后来子孙祸也少。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自知保，俭使俭用也过了。”



奕诰平生为人处世态度谦抑，时时处处谨慎小心

并且，奕诰还特意请人仿制了一只周代欹器放在他的书房宝翰堂中央。这只欹器若放入一半水则可保持平衡。若水放满，则会倾倒以至水全部流失。欹器上刻有奕诰手书的铭辞：“谦受益满招损”。其意在时时告诫自己切莫得意，自满招惹祸害。

可以这样说，谨小慎微的奕诰利用所有的机会向慈禧表示自己不仅谦卑，并且是一个绝对没有任何野心的“醇亲王”。

光绪十二年三月（1886年4月），朝廷颁旨，命奕诰和刘佳氏出入可乘杏黄色轿。但他始终未敢乘用哪怕一次。

光绪十三年（1887年），受慈禧之命，奕诰与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巡阅天津海口。此行慈禧还特派自己心腹太监李莲英跟随。当时一位



1885年骑马的奕譞,时年47岁,
光绪十一年受命任总理海军事务



大清当时的三重臣:左起,善庆、奕譞、李鸿章

叫朱一新的御史,因见毫无干系的李莲英参与巡阅有些不伦不类,便借题发挥向慈禧奏了一本。慈禧看到奏本很不高兴,便要朱御使举事重奏。这位不知深浅的朱御使果真照办。很快复奏慈禧,说李鸿章曾派船迎接奕譞,被谢绝。但李鸿章却大摇大摆上了船。出迎的文武百官误认

为船上坐的是醇亲王。奏折所述本是事实，慈禧虽心中不悦，也不能不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姿态，责问奕譞有无此事。生怕触怒慈禧的奕譞，深知此问另有醉翁之意，马上全盘否认此事。因之使朱御史的实奏变为“污奏”，被罢了官职。也就是几乎同一时候，奕譞借负责建设海军之机，挪用了一大部分海军军费，修建了颐和园。

特别值得一书的是，看似谦卑的奕譞在对政局的透视上，有着非同一般人的远见和敏锐。例如光绪登基那年，他出人意料地秘密向慈禧太后递上一本名为《豫杜妄论》的奏折，设想将来某年某月某日，如果有人由于他的醇亲王身份，想给他加什么尊崇，就应把此倡议者视为小人。他借古喻今写道：“如有以治平、嘉靖之说进者，务目之奸邪小人，立加屏斥。果蒙慈命严切，皇帝敢不钦遵。是不但微臣名节得以全保，而关乎君子小人消长之机者实为至大且要……”由此可见，奕譞不仅熟读历史，并且能以史为鉴，架构保全自己的万全之策。

事偏凑巧，光绪十五年（1889年），也就是《豫杜妄论》奏折之后十余年，不出奕譞所料，果真有一个想拍马投机的河道总督吴大澂上疏，请尊崇醇亲王“皇帝本生父”称号。因有奕譞《豫杜妄论》在先，慈禧见疏大怒，便拿出奕譞奏折，下谕宣示道：“……醇亲王奕譞谦卑谨慎、翼翼小心。十余年来深宫派办事宜，靡不殚竭心力、恪恭尽职。每遇优加异数，皆再四涕泣恳辞。前赏杏黄轿，至今不敢乘坐。其秉心忠赤，严畏殊常。非徒深宫知之最深，实天下臣民所共谅。自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日，醇亲王即有《豫杜妄论》一奏……请俟亲政时宣示天下，俾千秋万载勿再更张。其披沥之忱，自古纯臣之心，何以过此……兹当归政伊始，吴大澂果有此奏，用特明白晓谕，并将醇亲王原奏钞发，俾中外臣民咸知我朝隆轨，超越古今；即贤王心事，亦从此可以共白。嗣

后嗣名希崇之徒，更何所容其覬觐乎……”

此谕一出，吓得吴大澂赶快借母丧为由归返原籍。在家待了三年，未敢露面。

奕譞就是这样，在明争暗斗的慈禧与光绪之间，不仅实权在握的慈禧对他大安其心，就是一般王公大臣中妒忌他的人，也难找出可资借口的话柄。

奕譞虽然对慈禧惟命是从，但其在官场的争斗中，绝不是一个心慈手软的人物。溥仪的回忆中曾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某一天，醇亲王府里请来戏班子唱堂会。演出到《铡美案》的最后一场，其六子载洵看到陈世美被包公铡得血花淋漓，吓得坐在地上大哭。奕譞见状，立刻当众向载洵喝道：“太不像话！想我二十一岁就亲手拿肃顺，像你这样，将来还能担当起国家大事吗？”——也正是其手拿肃顺，成为他日后飞黄腾达的起点。

光绪十六年冬（1890年），奕譞病故。光绪十八年移葬京城西郊妙高峰。墓址是奕譞生前自选的，因其为道光皇帝第七子，故墓址也称“七王坟”。

● 生母刘佳氏

载沣的生母刘佳氏是奕譞的侧福晋（福晋，满语夫人之意）。奕譞的嫡福晋叶赫那拉氏是慈禧的亲妹妹。他另外还有三房福晋：依次是颜扎氏，去世很早；刘佳氏，在叶赫那拉氏死后当了家；李佳氏，仅生一女，后夭折。